



宋史記卷之九十九

列傳第七十九

呂大防

大防劉摯蘇頌

傳卷之七十九

頌父紳見列傳五十三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

部郎中通莖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

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

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

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

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

大斗而出以公斗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

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



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為之
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鋒鎮蜀稱其有王佐才
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轉博士御史闕內出
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
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
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
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
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
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
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
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
還家為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
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
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
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
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
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會
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
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
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

疑豈可生以為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為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脩堡障有不從者斬以狗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畧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為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絕進直學士居數年知

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
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
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
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
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選不能對自是不敢
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
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
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為當柰何大防言夏本無能
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
者到闕宜命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
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
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內斌董
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
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
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
公西方息兵青唐羗以為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
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呂
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四五
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脩神宗實
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

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據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帝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

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
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
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
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
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
以為天下帝甚然之大防朴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
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
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
乞避位宣仁后曰帝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
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為山陵使復命以

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
使便其鄉社入辭帝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
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後法右正言張
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
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脩神宗實錄直書
其事為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
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命處安陸為朕寄
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
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
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

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
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
聲音如鍾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
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
及第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
古閩中言禮學者惟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
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
籍有過者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徽宗卽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太學士贈太師
宣國公謚曰正愨

大忠字進伯登第為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
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簡詳樞密院吏
兵房文字命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
絀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
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為簽書定國軍
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
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為懷撫外國
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命與劉忱使契丹議代
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
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

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頴會凡議屢以理折之
素頴稍屈已而復使蕭禧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
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
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閩南則何如神宗曰卿
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然恐不可放其
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
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
竟以分水嶺為界烏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言古
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
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

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
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
蝗為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
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
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
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
陽為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
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
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寀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
不使有所壅闕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

萬斛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
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已判官則不可今
科舉之習既無用脩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
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為得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
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
焉吾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
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畧一不與校
臣竊羞之紹聖三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
秦渭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
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橫山

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鍾傳城安西
王文郁亦用事章惇魯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
所進職為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
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均字和叔父黃六子其五登科大均第三子也中
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
丞知三原縣請代黃入蜀移巴西縣黃致仕大均亦
移疾不行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
罷移知侯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
不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為諸王宮教授求監

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廊延轉運司檄為
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
使大均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
不繼召稷來與一劔耳大均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
去塞未遠遂斬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大均曰
君欲以比報稷先稷受禍矣大均怒曰公將以此言
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
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
微大均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
二大均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
麻塋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
文粲然可觀閩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
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
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
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書
制命命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
長育人材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為
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
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朱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

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

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加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加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如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

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

活我是時摯與信都命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至安石一見器異之擢簡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為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為安居計未及陞對即奏論亳州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

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
從學王安石邗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
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
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
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
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
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
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
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
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為能通
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虚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
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更用其長
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
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
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
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畧曰天下州縣戶
役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為率則非一法所能齊隨
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
謂版籍不實故命別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
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

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為
幸中戶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
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不
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
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
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
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
悅而願為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綠
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為功八也差
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

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
力毆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
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
猾浮偽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
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
為司農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摯繪欺誕懷向
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
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
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
命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

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
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
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
甘就竄逐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
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
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
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
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
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復而邊鄙之謀動邊鄙
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

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
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
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
之為無能狹少儼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
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
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
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
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
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
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疏奏

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
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詣鄆遷塋然後奔赴貶所許
之先是倉吏與網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偽惡遠人
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為賞弊咸什
七父老目為學士鹽久之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
命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
京闕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
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
瞿然托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
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
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
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命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
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
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
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丞為開封府推官
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
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即命之遷右司郎中初
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
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
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

后同聽政召為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侍御史上
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
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
馮元為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
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克勸講進
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
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
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
木也故畏庚辛帝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
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
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
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帝然之摯又言諫官御
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
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
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早上言洪範庶徵肅
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
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
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曠上天警告皆非
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荅天戒蔡確為山陵使神
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

即視事摯又奏確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
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
以慰安民心摯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為不
忠之罪言於今日為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
大於此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
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
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
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
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
唐養士之盛比隆比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
緣此造為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
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
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廵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
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廵禮齋詩博士兼廵書
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
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
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
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
人犬彘自為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

後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
所貶絀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
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
總覈不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
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
然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後初行
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較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
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
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
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
為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
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
王覲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
中屬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摯
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
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
未安宣仁后意解覲得補郡去摯與同列奏事論人
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
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
集事又其次也懷和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

不可用帝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
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
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
親戚入官皆命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
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
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竒中先
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處摯故與恕善答其書
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
險人也有求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

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摯摯遂箋釋其語上
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
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
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
仁后於是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曰地
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
摯皇懼退上章白辨執政亦為之言宣仁后曰乘簾之
初摯排斥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以
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
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

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為雍等所逼徙知青州
紹聖初來之郡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
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
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
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命益峻柰天亦何憂
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貶邢恕之謗貶鼎州
團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
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為相文
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
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
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
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
昭者指名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
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為粉昆也恕以書示蔡
碩蔡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
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
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
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
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
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

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又問實狀
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擊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
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
詔及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塋跂又伏闕訴及甫之
誣遂貶及甫并涓於湖外復擊中大夫蔡京為相降
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
贈少師謚曰忠肅擊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
書多自讐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
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
得失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

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跂能為文章遭黨事為官

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本泉州晉江人父紳字儀甫進士及

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

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為不及由是

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入等擢尚書祠部

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為開

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地震

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曰星之飛天猶萬國之

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其象

者說有方

蘇頌本利

蘇頌本利

陛下既祇畏天誠則宜推原其本而預修其備若生
民之疾苦未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願推所以拯卹
之道在位有背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為比周不顧廉
節者願思所以懲艾之術據名藩專使領有假非其
人守邊防擁重兵有方畧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
宜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強悍而自恣獷傲而慢上
者願求所以伐其謀而制其命左右近習久處親信
有狎侮而不戒恩過而患生願思所以杜其萌而扼
其隙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上不知而未用願思
所以觀於其行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

天者陽之氣也地者陰之體其有越陰之分侵陽之
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無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是也今天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分乎
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
夫一二十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材使陛下周知
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材而任用之進擢
之人知思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
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此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改
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
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

是用臣下莫得而知先不牽制於一切故被擢之人
感恩自屬勸此無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
也又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萬物
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寬大順春令則應節
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
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
朝廷事無巨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
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
陰侵陽之證天意若曰夷狄將畔上之釁恐陛下
未悟也天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為備則患禍稠消

而福祥至矣安化蠻蒙光月寇宜州殺鈐轄張懷忠
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急而鮮
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
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
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
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
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
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
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
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

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
無甚於此朝廷倘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
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自致喪敗然杜
冤負耻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
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硠确資蓄虛乏刀
耕火種以為饌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
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
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請
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
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
捕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
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逆逆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
其積聚使進無鈔畧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
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
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
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償以金帛
計若出此則不越一二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
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
皆震驚可保數十年無倣擾之虞矣朝廷用其策遣
馮神仲已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

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
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
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非惜寵
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
賞非其人則徼倖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
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
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傳封而其變
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曰慎
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
微效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
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
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
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
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
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
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効則先賞
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
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
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
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

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湏在任及統屬
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
異服章朝班中執校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
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
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五
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
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
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
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
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

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
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久不
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
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為直館其非才亦許奏
殿如唐盧從愿為吏部非才實者並命罷選十不取
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
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為刺史團練防禦
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
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
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

馬兼書筭策畧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
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為
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惡不
去則害政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
無以稔其惡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
自古稱常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
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
願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惜之徒逞志則忠
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脩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
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可

恠也往者明道初蠱螟水旱畿徧天下始之以飢饉
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
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
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
教化欲民之利則必去兼并禁游惰恤其疾苦寬其
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
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
靡之弊塞凋憊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于下國富于
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
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業

歐陽脩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閱兩紳請對
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罰常賜蓋
言國之號命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譁憤
亂故其咎僭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
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為翰林學士史
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
德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
其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
脩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
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朔望喚仗入閣間開便殿延

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
職事元昊反請詔邊帥為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
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
十年矣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
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桌子頌紳葬潤州丹
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
建業承李氏後賦籍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
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
自占不悉頌詰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
不敢隱遂刻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命視以

前俱伸傳
至此方入頌
未識者是
體否 省主

為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
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
焉民往往謝去或中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
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
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
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
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
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
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
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
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
中文彥博為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為禮
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
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
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
依約封爵之命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
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噐常
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
靈宮頌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
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

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
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
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用三聖
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正祔后廟則豈得有
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
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公
亮歎重遷集賢較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
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
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為古
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穎州通判趙
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之以禮具盡誠意
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
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
屬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
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
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三畿四郊
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
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
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為便而西邊武備殊

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
屯兵闌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
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為
縣令殿最法以謂巡簡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
不為盜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
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
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
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
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
疑為^馬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為淮南轉運使召起

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州
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
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
知台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
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
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帝
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
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
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又
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為煩

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
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為之屬則事有
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
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
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
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
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
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
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
封還帝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

職高下頌與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
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復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
持開此制止是無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
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
可為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
更處也慮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俸門一啓則士塗
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
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
班天下謂頌及敏求死臨為三舍人歲餘知婺州方
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

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毋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為純
孝所感徙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
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
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飢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
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
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
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
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史

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
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
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
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為然使還以奏帝
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
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
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
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
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

時乃以三閩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帝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命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為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為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卷牘以為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簿事頌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群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

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帝謂頌曰欲脩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嘉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立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

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執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哀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義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遭母

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己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遷於律曆以吏部命史韓公兼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誥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尋刻晝夜悔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為稽滯頌語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其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徃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种朴入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死國人

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
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
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
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
骨果不死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
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
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妥者毅
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
為監司矣今因赦命反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
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為觀
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
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
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紜紛常曰君
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
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
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
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
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
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閱遠
不與人較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經史

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
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亶不絕朝廷有所制
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
以行藝為升後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
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
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蘇頌傳前半以父紳事刻本紳自有傳

校

宋史記卷之一百

列傳第八十

二王孫趙傳梁傳卷之八十

王存孫固趙瞻傳堯俞察梁燾

王岩叟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時學者方尚雕篆存獨為
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曆六年
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
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賄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
去久之除密州推官脩潔自重為毆陽脩呂公著趙
槩所知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秘書省著作佐

即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簡討知太常禮院存
故與王安石厚安石輒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
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
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
年以為國史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
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使執筆隨
宰相入殿故事神宗疑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園
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帝
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誣
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
語合帝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命出上恩而比歲議
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謂本防請託
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
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
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
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
即日弛其役都人騷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
尚書轉戶部哲宗立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
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由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

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崑臺寺監之職使相
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
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
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令師兵籍益削又廢
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
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
維罷存言去一止人天下失望忠謹沮氣讒邪之人
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
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
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
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
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
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
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
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
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
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
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
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為美談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
朋黨之論寢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

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
歐陽脩為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此進
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
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
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傳議者指存嘗議還西
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
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
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
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
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

王存乎其重之如此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徂徠石介一見
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
為文彥博士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博意協故但誅首
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秘書丞為審刑詳議官宰
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
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為穎王以固侍
講及為皇太子又為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神諤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
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

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
兵之畧參較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
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
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帝問王安石可相
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待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
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
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固數
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帝
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
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

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
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
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為惑也
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義
爭之時議尊僖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
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
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
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
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
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
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
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
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
者二萬戶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
舉兵易解禍難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
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
使其酋長自守為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
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
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
官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帝不
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
必為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
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
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
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
雖得蘭會罪不可赦帝不聽其後師果無功帝曰朕
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
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
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

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
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
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
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
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
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
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
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固
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
而不為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
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
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與
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
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
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紹聖時奪遺澤
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
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
翔之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命
捐圭田脩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

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
堰灌田歲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遷
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羣僚險而難守不若
合之而建郡於汶川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後熙寧
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為遷尚書屯田員
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
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
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
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命言
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
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蓋
權不可矯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帝稱善久之詔
遣內侍王韶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
瞻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
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
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
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
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罰倒置京東
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
求退力言追還韶明等帝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

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
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
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
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
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
兩父二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
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
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
書尊王為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
今邾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與首
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
賀正使入對帝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
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帝曰御史嘗見朕欲
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帝
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
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
帝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褻尊朕意已決
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
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
趣入對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

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
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
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為開封府判官帝問卿
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
培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
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
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
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
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
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請
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
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詔為太常少卿遷戶
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權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
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
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
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
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
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
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
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後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

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後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後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後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為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侵犯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傳以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抵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謹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早卒彥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遊戲為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歎息竒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指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為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笑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

聚斂者用則天下始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
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闕
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
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
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
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
太后與帝同聽政帝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
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
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
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况皇
帝以明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
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
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
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
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帝眷遇堯俞嘗雪
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帝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
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
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納其言時帝
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
偶以為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

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帝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帝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為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為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力求罷去帝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帝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

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
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
沾沾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師位徙知
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
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
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
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監鐵
副使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陞辭言仁廟一
室與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
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

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
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稍起監黎
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為遣
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
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名州召
為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
明善政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
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挾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
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

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為吏部
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為
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
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斡為之一空堯俞
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
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蛟螭之過
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干_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
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
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踰度然
此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
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
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
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
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
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
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
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
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
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
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

錢克俞至為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克俞使償入
之改實非克俞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郡雍
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
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從孫察
察字公晦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僚往
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
丞入為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
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
知也察之年燕聞金人入犯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
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
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彊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
不肯進曰迺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
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
驛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
客而脅我至此又止命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
以賓禮見何拜為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
稱凡汝國得失為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
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
動意欲何為還朝當具奏幹離不曰爾尚欲還朝耶
左右促使拜白如林或梓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

立不顧反覆論辨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
可得邪麾命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
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
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抒其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
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
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啣
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
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
兩月伺守者急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璽及
彥輩歸皆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為文溫麗
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愠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
其意率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
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殉義榮華如此
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謚曰忠肅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禧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燾以禧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第編校秘閣書籍遷
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以
早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
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陛下之德言
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

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闐闐細民罔不失職
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旨又施之
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緡錢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
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
於大寤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為毒於民
者所變讒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
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戒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
所知者市場事耳法之為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
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天下
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
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
田未息而進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
澤其為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
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雖問
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為妄誕成就其事至請遍
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
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
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
乎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干賞不以法燾爭
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

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耳帝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為獨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覲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為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克冕受冊者燾率司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魏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克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覲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為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作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詒同列出為集賢殿脩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

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為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
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
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飢不俟命發常
平粟賑民流人間之來者不絕燾處之有條人不苦
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
大行抵河內乃已既至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
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為欺蔽願正綱
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紉為前宰相
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
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奸言者多於敢正論
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
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
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戶部
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
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
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推京輕險貪悞不
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帝遣近
臣問所以去意其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
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
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

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
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
力辭改知潁昌府既出京師帝遣中貴諭以復用之
旨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
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
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鄆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
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
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以引援
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
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
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
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9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
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
藥城簿涇州推官甫由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
韓琦留守北京以為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
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監務韓絳代琦復欲
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
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尊人為

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
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
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
也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
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
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後錢欽法大重
民貧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
民受其弊貧者不復食錄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
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為惠願復其
舊江西鹽法害民詔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
待使還而後改為懇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
之又極陳時事以為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
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
情赴懇所司憚於省錄頗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
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
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服巖叟論其
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
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
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
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後法

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闈豈宜容此
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
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
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
之益切退就閣上疏曰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
又當馭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
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
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
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為
之制即詔裁抑僥定為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
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人制諫臣纔至六
員方之先王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
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
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
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
行賑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
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
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尋坐張舜民事改起居
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
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講進讀寶

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
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
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虚心平意無所偏倚觀事
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
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宗
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
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
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
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
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

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
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
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
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
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
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訪道屈己以
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
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
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帝曰看文字對曰
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

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
專久而不倦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持留聖意帝深然
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即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
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
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都承旨湖北諸蠻互
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彊事委荆南唐義問
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徼倖
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為境上之
議故為此去彼來幸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
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

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
界內夏以為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
州熙河遂危延師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
河延安二捷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頻西人意在得
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
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既與還不更
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
通遠之北壞七屋巉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廊
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育楨伺夏右廂種落大抵
趣河外三䟽請乘此進築堡砦龕谷勝如相照定西

而東徑隴諾城朝議未一或欲以七嶢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即以戶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貲費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為走馬承受所憾徙穎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于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

自是著為令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千百人淵藪詭辭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未遠一旦因廝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治^始聖情有所不恐詔竄絢而絕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

多寡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
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
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
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
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
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
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
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間有以君子小人參用
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
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
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
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
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閣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
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
以土木為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
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
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
后曰今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過房事須
評議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婦

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
寢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
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
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帝
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宮懿範
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
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
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
後摯竟為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
御史遂指為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
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
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
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
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
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為文語皆理該深得制誥體
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